

晚清文学丛钞

阿

英編

晚清文學叢鈔

域外文藝譯文卷

第四冊

中華書局

海國妙喻

(希)伊所布著 張赤山譯

序

自來聖賢之教，經史之傳，庠序學校之設，《聖諭廣訓》之講，皆所以化民成俗，功在勸懲。無如人間正言法語，輒奄奄欲睡，聽如不聽，亦人之恆情。曷若以笑語俗言警忱之，激勵之，能中其偏私矇昧貪癡之病，則庶乎知慚改悔，勉爲善良矣。昔者希臘國有文士名伊所布，博雅宏通，才高心細。其人貌不顴而善於詞令，出語新而雋，奇而警，令人易於領會，且終身不致遺忘。其所著寓言一書，多至千百餘篇。借物比擬，敘述如繪，言近旨遠，即粗見精，苦口婆心，叮嚀曲喻，能發人記性，能生人悟性，讀之者賞心快目，觸類旁通，所謂道得世情透，便是好文章。在西洲久已膾炙人口，各以該國方言爭譯之。其義欲人改過而遷善，欲世反璞而還真，悉貞淫邪變之旨，以助政教之不逮，足使庸夫傾耳，頑石點頭，不啻警世之木鐸，破夢之晨鐘也。近歲經西人士譯以漢文，研於報章者甚夥。雖由譯改而成，尚不失本來意味，惜未彙輯成書。余恐日久散佚，因竭意搜羅，得七十篇，主發手鈔付梓，以供諸君子茶餘酒後之談，庶可傳播遐邇，藉以啓迪愚蒙，於懲勸一端，未必無所裨益，或能引人憬然思，恍然悟，感發歸正，束身檢行，是則寸衷所深企禱者也，幸勿徒以解頤爲快焉可耳。是爲序。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，天中節，赤山崎士謹識於紫竹林之致知講會。

蠅語

人心不古，世道日非，東西皆然。適有歐洲儒士某某，欲設曲喻罕譬以規諫之，善誘之，冀挽澆薄之風。正在據案凝神，執筆構思，忽聞營營小聲。舉目視之，則見衆蠅飛止窗間。俄有一蠅從外飛入，見衆蠅閒敝，遂罵曰：「爾等胡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乎？」衆蠅笑曰：「子亦遊蕩之徒耳，何責我爲！」蠅曰：「余適從學塾中來，何云我亦遊蕩乎？」衆不之信，蠅卽以口吐墨爲據。衆蠅曰：「噫，子雖從學塾中來，亦曾聞古之學者果何事乎？吾輩聞古之學者首敬天地孝親，以至五倫敦，百行修，凡事務求躬行實踐，未聞徒以墨飽口爲學也。況子之口所吐者，尤屬當今之爛臭墨乎！竊恐爲明公掩鼻捧腹所深惡也。」蠅聞之無愧色，悻悻以去。

踏繩

意大利有婦人，爲踏繩之戲頗精，習之者莫能出其右。一日於場中演諸技，婦人手持一竿，兩端重而中輕，以頸以襯，前行倒走，飄飄然如蝴蝶驚風，如蜻蜓點水，觀者稱賞不絕。婦人忽大言曰：「是不足奇。吾輩能爲此者，特有竿耳。試看舍竿以戲。」竿舍而人撲，已面青唇赤，呻吟不絕矣。噫嘻！竿固重而習，未嘗一日離者也。如百工之有規矩然，舍之則無以成其事；如生人之有禮義然，舍之又何以立於人世哉！

守分

某富商宅第，其西偏有小圃，雜植花卉，桐亦孤峙其中。一夕月明如晝，清風徐來，羣卉曰：「余等方始爛熳，奈主翁遠適，賞識無人，徒自爭妍斷麗於蟬琴蚓笛之間，殊深寂寞。況商飄一起，萎謝難留，知音尙渺，渴思悠悠。」孤桐俯應曰：「子言是也。亦願聞吾懷乎？吾自根移金井，廢置荒苔，邇日琴材未就，饑鳳何來，終偕腐草同摧，可不悲哉！」言既，相向咨嗟。雁來紅從旁慰之曰：「爾等休矣，奚事怨嘆！升沉遭際，悉有原因。花以嬌妍而難久，桐緣孤僻而無鄰，反不及我，本色秋陳。老而復少，涵養天真，居易自樂，又何羨乎超倫。安常守分，佳境適臻。經霜愈健，晚景則勝於青春。」桐卉歎服，各各首肯而分襟。噫嘻！老少年其明心見道者乎？何其言之衷乎理也。

鼠防貓

鼠受害於貓久矣。一日，羣鼠聚議曰：「吾輩足智多能，深謀遠慮，日藏夜出，亦可謂知機者矣。無如終難免貓之害，必須設一善法，永得保全，庶可逸然安生矣。」於是紛紛獻策，皆格礙難行。乃後一鼠獻曰：「必須用響鈴繫於貓頸，彼若來時，吾等聞聲盡可奔避，豈不善哉！」衆鼠拍手叫絕曰：「真善策也！」於是莫不欣然，各以爲得計。其中有緘默不言者，衆問之曰：「汝不言，寧謂此法不善乎？」曰：「善則善矣，但不知持鈴以繫其頸者誰也？請速定之。」由是衆鼠面面相覷，竟無言可答，徒喚奈何。噫！坐而言者，不能起而行，誠可恨而亦可憐。

犬慧

某富翁家蓄一犬，飼養週備，體恤入微。一宵羣盜入，遂爾嘵嘵。盜餌以肉，犬辭之曰：「吾雖犬屬，亦知大義，既蒙主德撫養，終身卽忠勤將事，尙多抱歉，何得苟圖哺啜，負監守之責。賣主順賊，喪盡天良，人將焉用彼犬矣。且爾亦有犬，食爾之祿，不顧爾事，私受苞苴，爾其願之乎？況爾蚤夜入人家，其心叵測，安知餌中不有毒乎！忘恩負義，吾決不忍爲，請勿妄想。」於是裂眦相向，挺身前往，舞爪張牙，咆哮狂噬，大有勢不兩立之狀。主翁驚覺，盜亦遠颺，犬則歸臥，毫無伐色云。噫嘻！主人有失，我將何賴？豈可將我一生之聲望委諸飲食之間，其不受賄囑也，誠慧矣哉！

救蛇

曠野外有冰僵垂危之蛇，臥於草中。適農夫過而動憐，急取而懷之。其蛇得暖復元，卽就其胸中咬之。農悔曰：「救得彼命，失却己命，何其愚哉！」原毒物之不當救也，曾聞養虎貽患，其不然乎！誠哉江山易改，性格難移，非妄言也。更可知施惠行仁，亦當要有知識，勿以婦人之煦煦爲仁，勿效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。

狐鶴酬答

曾有狐狸與白鶴相交甚密。一日狐設筵相請，鶴則欣然赴席，見所陳皆淺盤、小碟、碎饌、稀湯。鶴因嘴尖，不利於啄，而狐則用舐法，瞬息間餚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鶴則枵腹告辭而返。深恨狐之薄待已也，翌日酬席，盡以玻璃瓶罐貯酒漿、果品、魚肉。鶴則甚適其口，而狐乃抱瓶罐舐之，徒聞芬馥噴鼻，鮮豔奪目，竟無一物遂其朵頤也。噫！顧己不顧人，欺人即欺己，榮辱之報，是狐自取之耳。

賊案

波斯國例，拏獲賊犯，罪當論死。昔有盜賊，破案審實，禁錮囹圄，處決有期矣。其賊謂獄卒曰：「予有寶石一方，得之異域，種於地下，能生金無盡。予死後，此寶失傳，子盍爲我轉達於王，庶不負寶石之奇也。」獄卒以其言上告於王，王喜出望外，隨即率領卿相、戶部大臣、掌教首領，欣然往獄中，謂賊曰：「爾果有寶石，種之能出金乎？」賊曰：「然，第欲種此石，必須終身未作賊者，方可出金，否則種之無驗也。王可種之乎？」王曰：「予幼時曾竊王父金銀，以供揮霍，未可種也。」問之卿相，對曰：「臣於偷竊一事，不敢自信必無，臣不能種也。」問之戶部大臣，對曰：「國中錢漕悉歸臣手，縱非有心侵蝕，然難免有時移挪舞弊，恐種之亦無益也。」問之管教首領，對曰：「教會中捐款公項，臣董其事，牽蘿補屋，染指於鼎，久假不歸之舉，愧不能免。臣若種之，恐於事無濟，金於何有哉！」賊聞之頓足歎曰：「天乎冤哉！賊情如此之多，而皆無罪，何予一人當論死乎？」王笑而赦之。嘻！由此觀之，孰能無過，誰是完人！

二 鼠

村落中有二鼠，本屬親誼。一在京師過活，忽一日來村探舊。村鼠留而款之，所出之食，粗臭不堪。京鼠曰：「汝居無華屋，食無美味，何不隨我到京以見世面。」村鼠欣然同往。及到京，果然使用皆異。一日二鼠同酌，歛來一雄犬，幾將村鼠攫去，相顧大駭，因問曰：「此處常有此害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村鼠辭曰：「非我之福也。與其徬徨而甘旨，孰若安靜而糟糠。」俗云：寧食開眉粥，莫食愁眉飯。與其富貴多危，莫如淡泊自樂之爲愈也。

學 飛

古時有千歲龜，徘徊於青山綠水之間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，意甚陶然。偶一舉首，瞥見蒼鷹振翼扶搖，翱翔萬仞，甚爲希奇。中心豔羨，乃謂之曰：「先生可謂真神仙矣。腋間風起，足下雲生，雖十洲三島，一任遨遊。可憐吾身高不滿寸，終歲匍匐，較之先生，何止霄壤之別。請將沖舉之方授我，定銘感無既。」鷹答曰：「飛潛動植，各有所長，莫能相強，是非汝所能也。汝必欲雄飛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無如龜懇求再四，鷹勉從所請，真得以爪提其尾，飛上天空，乃曰：「我且放汝，當試行之，果能飛否。」遂張其爪。龜自高跌下，飄忽不能自主，窘然一聲，墜於石上。嗚呼哀哉！身成齏粉矣。可見物各有品，人各有分，如事不量力，爲害不淺。俗云：飛不高，跌不重。是也。

喜媚

鴉之爲物，本不善鳴。一日口銜食物，穩棲樹上。適有餓狐見之，欲奪其食，無以爲法，乃心生一計，曰：「聞先生有霓裳羽衣之妙，特來一聆仙曲，以清俗耳，幸勿見却。」鴉信爲然，喜不自勝。遂開聲張口，其食物已落。狐則拾而啖之，仰謂鴉曰：「將來有羨先生歌唱者，切勿信之，必有故也。」俗云：「甜言須防是餌。」又云：「言甘者其誘我也。」

忘恩

盤古時有豺，食物過急，骨骸於喉不能下，無可救，自思必須鶴嘴方可。乃懇其鶴曰：「先生其嘴甚長，弟受骨骸之患，求先生貴嘴，向喉一拔，自當重報。」鶴則如其所請，卽拔救之，曰：「謝我之物安在？」豺曰：「汝得脫身，已屬萬幸，猶望謝乎？若再多言，是欲爲吾腹中物也。」俗云：「過橋抽板，得命思財。」正此之謂也。

求死

昔有一翁，年逾古稀，家貧無後，日往山中拾取枯枝，負市喚賣。一日經過崎嶇，不堪跋涉，乃委柴於路側，喘息而歎曰：「生而如此受苦，不如死之爲安。閻君，閻君，胡不速來收我老朽乎！」言未畢，閻君已遣鬼卒現形立於前。老翁大駭，自思鬼卒之來何速也，命休矣。鬼卒問曰：「汝喚我

何爲？」翁誑曰：「請君非爲別事，只因柴捆太重，脫卸於地，請君助我上肩，則感德無暨矣。」此如世人每遇艱難，必有求死之心，及至死到臨頭，則又貪生怕死矣。大抵皆然，何獨此翁哉！

金蛋

聞有人蓄一牝雞，日產一金卵。其人欣喜非常，貪心頓起。竊疑既產金卵，腹中自必疊疊無算，於是剖而視之，空空如也，了無他異，因懷喪欲死云。大凡天下慳吝之徒，欲財之速得，反至弄巧成拙。彼豁壑難填，急欲求富者，盍鑒諸！

肉影

聞有無主之犬，隨處掠物爲生。一日飢火中焚，計無所出，浪遊街市，以伺其便。適一家備子婚筵，竊入廚房，冀充一飽。幸遇廚師盹睡，遂偷肥豚一方。顧念此間攘往熙來，諸多不妥，未若踉過板橋，臥草中而安享之。正至河中，忽見其友來自橋下，口中銜肉，較己偷者碩大無朋，鮮豔出衆。羨慕之下，友誼頓忘，奸圖颺發，務苟得之。勇往奪之，口啓肉墮，已亦隨之，幾遭滅頂，方悟爲肉之影也，悔何及之。

柔勝剛

日與風互爭強弱，兩不相讓，甚欲一決雌雄。忽見路上行人穿着外套，忙奔而來。日曰：「妙

哉！妙哉！爾我各自稱雄，未分高下，今來人身穿外套，爾我各施法術，能使行人脫衣者爲勝。」於是相賭。風則先行作法，大颶突起，欲將行人外套吹落。行人以手護持，終不脫卸。風法既無可施，及至日作法，雲淨天空，光耀猛烈，行人流汗兩頰，熱氣難當，只得脫下外套。是以日爲勝耳。可見剛強不能服人，和平自足感物。如世人徒恃血氣之勇，多致有失，反不如溫柔量力之爲勝也。

蟲言

時值冬季，天氣嚴寒，霜飄雪緊，冷氣侵肌。有蟻國君臣及其黎庶，先時操作，積聚餘糧千倉萬箱，不計其數。斯時也，可以安居窟室，無慮顧憂。乃有蟋蟀氏者，幾經盛暑，度過秋光，遇此風霜凜冽，霰雪霏微，不覺飢寒交迫，殘喘難延。既無障身之具，安望果腹之資。不得已，匍匐中途，至蟻國居民扣扉告貸，下心抑志，羞色堪憐。求棲身於宇下，乞殘滴於杯中。蟻氏啓扉而語曰：「異哉！爾之不恥實甚。胡不早圖自謀家室，預積倉箱，以備不虞，今乃轉叩人戶，效昏暮之求耶？」蟋蟀悵然曰：「惜乎！悟已往之不諫，或來者之可追。回憶午夜風清，我則唧唧，或在堂，或在室，伴騷客之清吟，助幽人之離歎；更當秋色清華，或吟風，或弄月，聞旅人之殘夢，動閨閣之愁思。樂意陶陶，揚揚自得，又何暇計及後來之歲寒日冷哉！」蟻氏晒而言曰：「我國君臣有一定例，凡於夏日及時行樂，不爲勤儉計者，冬月必作餓殍，理所然也。凡我衆生，既無求於人，又安肯假與人也哉！君請他適，毋擾我園！」

鹿求牛救

昔有鹿被逐於獵戶，四竄逃命，誤投窮巷，逼得奔入牛棚，哀懇衆牛曰：「先生救命。」牛許之。鹿曰：「獵戶逐我。」牛曰：「獵戶不到此處，汝且放心。惟是主人來，則不能保。」鹿則再求護法。牛曰：「汝且藏於隊中。」正午時牧童來飼，止將糧草放下，回身即去。鹿遂得意。牛曰：「主人尙未來，汝勿喜。吾恐主人來時，汝必不能脫也。」少頃，主人果至，先數其牛，後驗其遍身，無不週到。於是見有一鹿，曳出宰之。知世間之事，最關切者莫如主人。

喪驢

昔有一磨麪鄉民，與其子驅驢赴市售賣。行至中途，遇婦女數人，談笑而來，見其父子策蹇行，笑之曰：「世間有此愚人乎！空其驢背而自甘跋涉之勞。」鄉民聞言，令子乘之，已則蹀躞於驢左。行數武，又遇老者聚談，見其子騎而父驅，一老者叫曰：「古人言子不孝順，勞苦其親，今果信矣。不見少者乘坐而老者奔波乎！」即斥其子曰：「爾實懶惰無禮，何不下而奉父騎之。」其父遂命子下而自乘之。又未數步，遇一羣婦孺，嬉笑於道周，見其子在後馳逐，笑之曰：「看此老殊不近情，爾子幼年孱弱，安能與驢並驅，何不使之同騎乎？」鄉民不敢違，乃父子並騎之。將近市，遇一客，問之曰：「驢係爾自有耶，抑借諸人耶？」曰：「吾自有之。」曰：「我謂爾必借諸人者。如係自

有，則未有若此勞之者也。與其使小驢載爾父子而力不同勝，何若爾父子抬驢，豈不力能勝之也。」鄉民復阿其意，與子縛驢而昇之。行至市橋，市人見老小昇一驢來，羣起而觀，擁背挨肩，人聲闐然。驢見之而不受縛，悉力掙扎，繩忽斷，竟墮橋落水，弗可撈救。鄉民垂頭喪氣，攜子空回，自恨曰：「予好隨人言，終未得人歡，徒喪吾驢，今而知人言之悞我也。」噫！世之耳軟心活，胸無成見，畏首畏尾，毫無決斷者，當以此老爲鑒。

覓食

野豬遊行柿樹下，得爛柿而食之，日以爲常。一旦無風，柿不下落，豬復尋之不可得，嗥嗥而怒，以嘴掘土，宛如溝壑，遍覓亦不可得。豬本蠢物，思柿由地而生，不知柿在樹上而不在地下也。噫嘻！嘗見世人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，風塵奔走，不遑暇食，每求財於地，殊不知財出自天也。語不云乎哉，富貴在天。

二賢

有崇奉古教者甲乙，兄弟也。惟皆愚而篤信彼教甚專，日數往禮拜寺念經作功德以爲常，此外一事弗省也。一日，兄弟又往寺誦經。寺固有棚，適當匠作補綴，時有數繩下垂，爲風搖曳，偶觸甲面。甲心在持誦，遽被繩拂，經典頓忘。憤極，遷怒於匠人無知，撓亂吾儕公事，勢必少割其繩，

使之不能適於用，方足以釋憾。繼思少割其繩而釋憾，其識淺，且非學道人所爲；若不全繩割盡，而留之擾及他人，其貽患大。於是取佩刀枚銜之，而以兩手挽繩，猱升以上。至盡處，一手挽繩，一手劃刀，繩立斷，人無所繫，隨繩墜，一落數丈。幸其下有拜墊，不然傷肢骨，捐生命，均所不免。臥昏地上時，握繩猶自若也。其弟乙旁睨所爲，不禁撫掌大笑曰：「何爲若是愚而又愚之甚也！試看我割繩，足以鑒兄之謬而益兄之智。」因亦持刀如兄上升。比升至盡處，乃不從執繩之手上割，而下割之。繩飄然落，而人飄然懸不上不下之間，生命之危迫，更有甚於下墜者矣。其兄亦從旁大笑不止，曰：「爾笑我愚之甚，今見爾愚更甚於我者矣。」乙此際耳無聞，目無見，惟號救不絕。幸有匠人來，引梯而下之，乃得脫阨云。噫！此二人之愚無論矣。然世之類此者，正復不少。有取長梯登臺，拾級而上，比得置身青雲，則將當日之梯我者排擠而傾側之。此則辜恩之大者。又有藉一線繩索以登者，初何嘗不重仰賴繩而思圖報繩，及至高據顯要，勢必割繩以自逞。此又甘心負義，爲罪有不可逭者，不又出於下墜者之下耶！是更有聰慧自雄，見人之爲，悉謂過愚；及其自爲，則又不過置身繩上之智耳，安知自以爲智者，其愚之不可及也。

納諫

雞伏蛇卵，功將成，燕姑過訪見之，曰：「雞嫂，雞嫂，勿自苦勞。此非善類，性多奸狡。及其長成，勢必恩將讐報。恐爾苗裔，受累不少。那時悔之，得無欠早。是宜速省，以免後來悲悼。」

雞遂大悟，棄而歸。

人獅論理

一日，獅與人同行，各自稱大，不肯相讓。人則指一石像，腳踏石獅，曰：「爾看豈非人大乎，此其明徵也。」獅曰：「不然，吾謂獅之爪下不知埋沒多少人也。」噫！列公可想而知，蓋人能塑像而獅不能也；假使獅能塑像，彼亦必塑獅之在人上也。理有固然，人又何足奇哉！

斧頭求柄

昔有斧頭柄脫而無能爲，自思必得一柄，方可見用於世。乃乞其樹曰：「先生賜我一木，不過僅爲一柄足矣。他日自當圖報。」其樹自顧枝柯繁盛，何惜一柄，慨然予之。斧得其柄，所有樹林盡被伐去。何其樹之愚哉！如世人所謂助虎添翼，又云遞刀乞命，太阿倒持是也。故當量材使器，慎勿以尺寸假之小人，誠恐有如斧柄者，則悔之晚矣。

多慮

某地鄉民有小女，年甫十齡，而生性善憂，見事每作遠慮，恆終日戚戚，顰眉淚睫，大有老人情態，人因名之曰多慮。一日，其父將延客，令多慮赴市行沽。久之未返，遣人往尋。方抵門，則

見多慮坐闕上慟哭，又見門楣懸鐵斧一柄。其人不解，因前問：「曾沽與否？何故傷懷？」多慮含涕對曰：「頃我出門時，忽覩此斧懸諸門楣，恐其傷人，繼又思吾出嫁生子，幼弱來此，設值斯斧落下，恐即喪命。是以感觸於中，不禁慟哭流涕，忘其所以，殊未憶及沽酒也。」嘻！深謀遠慮，尤當揆之以理，倘心多過慮，於事無補，不誠犯人之一流哉！

說 謊

昔有牧童，爲人牧羊於野，童又無知，輒戲言曰：「狼來矣，狼來矣！」衆奔出視之，狼固無有也。衆歸後，不意果有狼來，童急曰：「狼真來矣！」衆以其謊也，不之理，致羊爲狼食盡。悲夫！世之好說謊者，平素人皆知其詐，雖真遇急難，求人援手，而人亦不之信矣。

木 條 一 束

昔人某，生有數子，一日病臥將絕，衆子環聽遺命。其父曰：「吾有一物，爾同試之。」遂擲木條一束，令其子折之，試能斷否。衆子如命，力折不能斷。父曰：「汝且抽出，逐條分析，試能斷否。」於是木果隨手而折。父乃教之曰：「吾死之後，爾等不可各有異心，不宜分居各爨。合則不受人欺，勢則易於折斷，此木足以爲證。」諺云：協力山成玉，同心土變金。唇齒相依，彼此相輔，守望相助，衆志成城，不當如秦越人漠不相關。若唇亡則齒寒，勢難獨立也。推之各事，莫不

皆然。果能同心聯絡，合力應援，自必強固而久安焉。

羅網

有青衣童子，聚則成雷，散而止棘，翱翔自得，一若與世無爭者。偶憩藩籬之下，羅結子見而笑之曰：「公子別來無恙耶？今余已掃花徑，開蓬門，子盍來深柳堂內小駐行旌，余將引子升螺旋之梯，登鳳舞之樓，紅窗射日，碧檻凌風，子能從我遊乎？」童子曰：「子欲欺我，難矣哉！余耳子名久矣。彼惟不知者，直以羅刹國爲溫柔鄉耳。子素諗入子室，升子堂，亦猶獸入柙，鳥投羅也。子何不擇人之甚耶！」羅結子曰：「余之所以高其閣，曲其欄，熱費經綸者，惟欲挽高賢之稅駕，迓上客之清塵。今吾子不歌樂土而疑起杯弓，豈無蒼蒼者在上帝耶？如勿吝教，則敝榻久懸，請爲子下。此中衾裁水錦，帳織雲羅，風雨連牀，光明達旦，以蒼溟之志，作黑甜之遊，亦一覺黃梁，管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也。」童子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吾恐邯鄲一度，滔滔不歸，是以不敢請。」結子曰：「信如君言，莫肯我顧矣。然余企子磊落之才，斷不忍使逍遙空谷，枵腹而歸，將略事杯羹，作都門之餞。雖盤飧市遠，味不能兼，而野菽山蔬，差可庶幾式飲。」童子曰：「雅意深情，原不敢負，第子適承友飲，既醉既飽矣。雖有佳肴，請俟諸異日。」竟揖而去。羅結子目逆送之，無以爲計，數四沉吟，乃憬然悟曰：「有，有。」爰入而牽蘿補屋，吐沫潤垣，作綢繆之牖戶。經營既已，潛身俟之。不逾時，童復至，其趾高，其氣揚，以頤以頡，下上其首。羅結子從而譽之曰：「子矍鑠哉！